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 ——以文學範疇為主^(註一)(上)

侯 迺 慧

摘 要

西湖勝景在中晚唐才逐漸受人重視而得到開發。到了宋代在景致的開發、園林的營造與遊賞的活動等方面都達到鼎盛的地步。

在宋代西湖有不計其數的私家園林，有錯落相望的寺觀園林，還有富麗宏偉的官設公園，使這個巨型的自然公園成為一個密集的園林組群。

這些園林組群多半借納西湖山水為主景，而造園手法多承襲傳統的園林藝術，另外由於畫院畫家的長期觀察，西湖十景已被概括性地提出。

宋人遊西湖的活動除了傳統的遊賞方式，更還增加了遊藝表演、趕趁買賣以及遊戲競賽等娛樂內容，使西湖成為典型的行樂之地、高消費的銷金鍋兒。

壹、前言——歷史與地理的簡介

西湖為中國著名的山水勝景，不僅擁有奇峻幽絕的山群林澗，浩淼遼闊的湖水，花木扶疏如煙，樓臺亭閣錯落相望，景點眾多，是一座引人入勝的天然巨型公共園林。而且在這巨園之中還有不計其數的個別私家園林、寺觀園林以及官設的園區，可謂園中有園。可見其可資遊賞的景點內容非常豐富，是一個典型的園林群區。其景致的內容與特色，其園林的造設與藝術，其發揮的遊賞功能與人們在其中的活動是值得研討的。

*作者為本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註 一：此標題乃依審查先生意見所加，於此謹向審查先生致謝。

這麼優美的園林群區並非在形成之初即受人注意與賞愛，根據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一西湖總敘》與明朱廷煥《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所載：

六朝已前，史籍莫攷……逮於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裡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僊居、舞榭歌樓形碧輝列，豐媚極矣。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

這裡說明西湖在六朝以前乃至初唐尚不受人們的注意，所以史料也沒有詳細的記載與考察。可以想見到此來遊賞的人尚屬稀少，而人力的造設亦應不多。一直到中唐才漸漸地有所經營開發而聲名漸播，開始成為著名的景區。這主要還是因為山水之美的欣賞與關注要到六朝才逐漸受重視，而到唐代，雖然遊賞自然山水與園林的風氣已經流行，但與兩都長安洛陽相比，杭州是稍為偏遠的離心地帶，較少有留心山水之美又能大力營造的文人仕宦參與，而且奢侈享樂的生活形態亦尚未進入西湖。而整個唐代正有長安的曲江滿足著京城士女的遊賞需求。到宋代，因為城市經濟的繁榮，加以南宋建都臨安，西湖成為京城門外的近鄰，京城的繁華生活浸染西湖，於是使西湖成為極為炙熱囂鬧的名勝，成為一般市民的行樂之地、著名的銷金鍋兒。

唐有曲江，宋有西湖，雖然兩者均為極負盛名的公共園林，但是在園林呈現的形態、景致特色及遊賞的內容等方面，宋代西湖確實比唐代曲江更具豐富性，且增添了創新的發展。因此本文擬就西湖的園林概況、造園的成就與景致的特色以及遊賞活動的內容等三部分來討論。而在進入主題之前，將先為西湖的地理位置與形勢做簡要的介紹，以為下文三個主題的基本資料。

關於西湖的地理形勢與名稱，在清梁詩正等的《西湖志纂·卷一西湖全圖》與《西湖遊覽志·卷一西湖總敘》中各有一段記載：

西湖古稱明聖湖。在浙江會城之西。方廣三十里。受武林諸山之水，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蓄潔滄深，圓瑩若鏡。中有孤山，傑峙水心。山之前為外湖，山後曰後湖。西互蘇隄，隄以內為裡湖。湖分為三……迨蘇軾則有臨安眉目之喻，至比之西子，遂稱西子湖。後樓鑰復因倪思之論，以西湖似賢者，更名賢者湖。明孫一元著高

士服棲隱湖儒，明人復稱高士湖。又有以西湖比明月者，亦稱明月湖。擬議形容，篇什浩衍，皆不足殫西湖之勝。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潴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於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輪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

從大的地理形勢而言，西湖所處的位置正當浙江江水與杭州城交會的西方，亦即就在杭州城的西面。其範圍約為周迴三十里，東面為杭州城與浙江入海處，北西南三面則是環山。這三面山統稱為武林山，為天目山的支脈，綿延甚廣遠。中間這一潭湖水主要是由三面環繞的武林山上的泉澗之水下流貫注而匯集成的。

而就西湖範圍內的地形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區域。湖水北邊有一座島嶼名曰孤山，將湖面分隔成南北兩區，南面為西湖的主要湖區，稱為外湖。孤山以北則稱為後湖。又在外湖的近西岸處有蘇軾築造的蘇隄，隄岸為南北走向，故將外湖分隔成東西兩個湖區，東面較大，即為外湖。西面較小，稱為裡湖。

至於西湖的名稱則非常多。有明聖湖、錢唐湖、上湖、西湖、西子湖、賢者湖、高士湖、明月湖等，不能殫記。這麼多的稱號，有的在顯西湖的地理位置，有的記述一段神話傳說，但愈往後代就有愈多的比擬形容，多半在顯示西湖的景致風韻之美以及它所引發的人文內含（包括浪漫的想像、人文的活動、賦與的情意品格等）。但最主要的是這麼多稱名正顯示西湖已成為眾多人們欣賞讚歎的對象了。

貳、密布的個別園林

一、不計其數的私家園林

西湖雖為一大型公共園林，但由於其周迴三十里，範圍非常廣大，所以其中還分布了無數的私人園林和寺觀園林，形成了園中有園的有趣現象。也由於西湖區廣大的山群是圍繞在浩淼的湖水四周，幾乎每一座山都有一些角度和面勢可以眺望湖光景色，因此在周匝的山群谷澗中很容易就能截取到優美的山光水色，在造園的工作上深具因順和點化的方便，因此處

處可見園中之園。加以西湖緊臨杭州城（尤其為南宋的京城），正是權貴富豪聚居之地，這些權貴富豪之家，除了京城內的宅第之外，也往往會就近郊之處選擇別業（這在唐代已經成為風尚）。所以整個宋代的西湖區域出現的園中之園，數量就相當地龐大，其情況也相當普遍。以下的資料可略見端倪：

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楊誠齋〈泛舟賞荷〉）（註二）

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蘇軾〈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註三）

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柳永〈錢塘形勝·望海潮〉）（註四）

楊誠齋泛舟於西湖賞荷時，沿途所見的是西湖四周的岸邊到處都有依傍水濱而建築的園亭。「岸岸」一詞描摹出西湖的輪廓線曲折彎轉，增加了水岸線的長度。小舟在沿著水岸而行時，每一次轉彎都會豁然呈現出隈奧裡的許多園亭，給人無窮無盡、目不暇給的感覺。那麼西湖這個大園林中的個別園林之多，是難以計數的。這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西湖的勝景太多，隨處隨地都有可觀之景足以點化成園，所以蘇軾才會很自然地吟詠出「處處皆可廬」的詩句來。正因處處可廬，所以杭州附近錯落參差的十萬戶人家，在風簾翠幕之中便可坐享煙柳畫橋美景，幾乎就是十萬座園林圍繞著西湖。這主要還是因為整個西湖景區是以湖水為中心而三面環山，因此分布在群山中的第宅多能俯覽湖水，環觀山色，產生無數個錯綜的對景關係。所以在這個巨型的公共園林中，很自然地能形成大量的園中園。

而這些園中園，有的是私人園林，有的則是寺觀園林。在私人園林部分，有大量的名園是出自權貴之手，他們以其特殊的身分地位優先坐享西湖景色：

西林橋即裡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堂危榭，花木奇秀，燦然可觀。（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湖邊園圃，如……皆臺榭亭閣，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貴宅宦舍，列亭館于水隄；梵刹琳宮，布殿閣於湖山。週圍勝景，言之難盡。（同上）

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二紀

註 二：見明梁詩正等輯《西湖志纂·卷十一藝文》 以下所引古籍文字，除特別說明外，均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 三：同上 卷十二藝文。

註 四：同上。

遺》)

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西湖遊覽志·卷三勝景園》)

第一條記載的是蘇隄以西的裡湖地區，其範圍內都是貴官的園圃。第二條指的則是外湖地區(即孤山以南的主要水域地帶)，在湖岸的四周及水隄之上，羅列著許多貴宅宦舍的亭館。第三條則是湖區東南角鳳凰山上的萬松嶺，也存在著許多中貴內侍的宅園。裡湖、外湖和東南角萬松嶺三個地區已經幾乎包括了整個西湖風景區的大部分，在這麼廣大的範圍內處處可見貴官園林，所以第四條資料說自南宋開始，其園林的密度更加到了「相望」的地步。這麼多的園中之園，表示西湖雖是公共園林，但其內仍有很多私人所擁有的土地及運用權利。而這些私人土地及使用權自是貴官勢人最容易取得的。他們以其功業或寵幸，獲得了帝王的賜予或是自行強占，著名的例子是賈似道：

景定初，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又以爲未足，於第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通名曰養樂園。(《增補武林舊事·卷二恩澤》)

理宗以賈似道有再造之功，便將孝宗的御園賞賜給他，賈似道猶以爲未足，再加以大工程修造，成爲著名的後樂園。後來又在左近建造了一座養樂園。此外在有關的資料中，還可見到他在西湖尚有水樂洞和水竹院落等園(註五)。這些都是他得寵掌權的結果，所以宋周密《齊東野語》批評他這些治圃的行爲「名爲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註六)又如《增補武林舊事·卷二恩澤》載：楊和王想要引西湖水環繞他的居第，孝宗首肯卻又恐臺臣責劾，便教他「宜密速爲之」。楊和王便督濠寨兵數百，並募民夫，夜以繼晝，將湖水引入，「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但是孝宗卻坦護辯解道：「諸將有餘力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

這段記載很清楚地揭露兩個事實：其一，凡是有功於國者，得皇帝寵幸者，多能運用其權勢，在宅第的經營上得到諸多方便，不唯在西湖擁地蓋園，連引灌湖水等只有宮禁才能享

註 五：參見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三水樂洞》。

註 六：見商務版 頁51。

有的特權，也能肆無忌憚地加以逾越。其二，違法禁而造設園池者，只要他先行暗中進行，一旦已完工成爲事實，往往不爲帝王或有司所糾懲。這些都是在帝王的默許甚至暗中指導之下形成的。如此的事實必然引起諸多權貴的欣羨與效法，必然使在西湖營園成爲權勢高下的象徵和指標。爲了表示自己的權高勢重或得寵承恩，必然費盡巧思以營園，以相互爭誇園林的奇勝。長此以往，即使未親自獲得帝王的許可，大家也都競相違法犯禁，想盡各種方法取得西湖最佳的位置、最好的土地，以至於強取豪奪了。《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紀遺》便記述了這個現象：

臨安西湖舊傳南北兩山僧寺大小合三百六十。兵革之餘，又爲軍營、禁苑、勢人園圃之所包占，今存者不滿百。

從僧寺數量劇減的情形便可看出勢人包占湖山造園圃有多普遍了。也因爲這種情形的嚴重泛濫引起了地方官的重視，故而早在慶歷初年，太守鄭戩便曾經一度「發屬縣丁數萬人，盡闢豪族僧寺規占之地。」（註七）（至此可知，那些被軍營、禁苑和勢人園圃所包占的僧寺原來也多有違法規占土地的）然而事到南宋，因西湖緊臨京城，連軍營和苑囿都帶頭包占，其示範作用不可謂不大，更不可能懲處這類情事了。權貴們也就更安心更方便於奪取強占了。

從以上的資料與分析可知，無論朝貴寵臣是依恃皇恩御賜或是特權違法，抑或經由正當管道買取，可信他們較諸一般平民百姓更容易獲得西湖的土地以建築風景勝美、雄偉富麗的園林。加上他們藉此競相較量權寵的心理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就造成了西湖景區裡權貴園林的盛多。

雖然權貴中多有強取包占西湖以營造園林者，但其中也有不少合法的買賣活動。亦即廣大的西湖景區之中包含了爲數眾多的私人土地，這應也是西湖園中多私園的原因。例如水樂洞原屬楊郡王家別圃，而「賈似道嘗用厚直得之」（《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又如寶慶二年，安撫袁詔想在西湖蓋築先賢堂，於是向朝廷請示道：「近聞南山之北，新堤之上，居民有以屋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西湖》）同樣的情形，咸淳三年，安撫洪燾建湖山堂也是「買民地創建」（《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註 七：見《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山川十一·西湖》

》)的。可見西湖裡有眾多的平民土地與屋廬園池，遇有需要時便會有買賣的變動，而且官方也往往與平民之間有買賣的情形。

土地既為私人所有，又能自由買賣，因此，只要有錢，即或是平民百姓，也能坐擁西湖的勝景，借納入自家的園中，成為優美的景點。因此西湖中的私園，除了貴宅宦第之外，儘有的是普通百姓家。如：

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歐陽修〈有美堂記〉）（註八）

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一紀遺》）

數年閑作園林主，未有新詩到小梅。（林和靖〈山園小梅〉）（註九）

歐陽修提及在西湖的四周，環繞著十餘萬華麗的人家，這是其民生活富完安樂的結果。可信這麼多的富民華屋，在湖山景區應該大多是園林形式。又，像陳堯臣因罪被罷了官，以平民的身分，用得寵時皇帝所賜予的萬金築園亭於西湖之上，極其雄麗，這是富豪平民的例子。至於林和靖則是知名的隱士。他沒有萬金，並非富豪，只是一個生活簡樸清逸的高士，但是在孤山所居住的是「一徑衡門半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園池〉），是「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梅花〉）（註一〇）的景勝之地。不但有現成的西湖山水，還有籬落之內挖鑿而成的池水以及梅樹綠草。難怪他一再地稱呼這衡門為「園林」，而要自稱為「園林主」了。連這樣一位清簡的隱士都能在西湖孤山擁有一座園林，更遑論一般生活富足的人了。

由以上所論可知，不論是權貴寵臣，或豪族富民，乃至清貧的隱士，都足以為西湖私園的主人，則西湖這個巨型的公共園林中的個別私人園林之眾多，便可想見。那麼，「岸岸園亭」與園林「相望」的描寫便極其寫實了。所以《夢梁錄·卷十九園圃》在介紹完一些西湖著名的園圃之後還說到：「其餘貴府內官，沿堤大小園圃，水閣涼亭，不堪其數。」這「不堪其數」便是西湖園中園的最佳寫照。以上是西湖中私園興盛的情形。

註八：同註二

註九：同註七卷九十六紀遺。

註一〇：上引兩詩出處皆與註九相同。

以下依據《夢梁錄·卷十九園囿》的記載，輔以《咸淳臨安志》、《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以及筆記叢談等資料，條列尚可追索到的西湖的私家園林於下，以略見概況之一二：

北山 錢塘門外： 擇勝園 新園 隱秀園（劉鄴王府） 謝府玉壺園 秀野園（謝府）、史園（史右屏徽孫園）喬園（喬幼聞園） 楊府雲洞園 西園 楊府具美園 飲綠亭 楊和王水閣 裴府山濤園 錢氏園 劉氏園（內侍劉公正所居）秀邸新園

湧金門外： 一清堂園 張府詠澤園 環碧園（清暉御園） 大小漁莊 張府七位曹園 楊府駙馬挹秀園 廖藥洲園 賈府上船亭 大吳園 小吳園 迎先樓

城北西門外： 趙郭園 水丘園 張氏園 王氏園 萬花小隱園（謝府園） 瑤池園（呂氏園） 梅花莊（韓蘄王別業） 聚秀園 養樂園 後樂園 半春園（史衛王府） 小隱園 香月鄰（廖瑩中園）

孤 山： 張內侍總宜園 水竹院落 和靖廬 嬉遊園

葛 嶺： 趙秀王府水月園 張府凝碧園

武林山： 朱墅

九里松旁： 斑衣園（韓世忠別墅） 香林園

南山 嘉會門外： 包家山（桃花關） 內侍張侯壯觀園 王保生園 張府真珠園 謝府新園（湖曲園、甘氏園） 羅家園 霍家園 方家塢 劉氏園 方家谿 水樂洞 趙翼王府園（華津洞） 楊王上船亭 盧園（內侍盧允升小墅） 南園（韓侂胄園） 冰壑書堂（樞密金淵園）

三堤 雪江書堂（胡桃所居） 松窗（張濡別墅） 楊園（楊和王府）

以上所錄多半僅為達官貴人園宅中較著名者之園，尚有一般眾多的仕宦之第未列錄，如《都城紀勝·園苑》所說：「其餘貴府富室，大小園館，猶有不知其名者。」（註一一）又如在

註一一：見《武林掌故叢編》第一冊 頁57。

《宋人軼事彙編·卷三吳后附妃》中引《齊東野語》載道：孝宗朝有菊夫人者善歌舞，但因不獲際幸為恨。既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乃以厚禮聘之，蓄於西湖之適安園。（註一二）這適安園在以上諸資料中並未提及，可見尚有宦者園池未被收錄，更遑論普通平民百姓家了。可信今日可見的西湖中的私園名稱和數量都遠比宋代時的真實情況少了不計其數。另外一個難以窺見當時西湖私園的重要原因在於其園林之興廢易主非常頻繁，易主之後又往往更換名稱，造成一園多名或數變面貌的情況。

二、錯落相望的寺觀園林

西湖園中園的另一個重要的成分是寺觀園林。由於三面環山，使得西湖的周邊多為深幽靜寂的山林，適於修行養練，因此西湖內的寺觀為數眾多。在諸多資料中均顯現西湖的寺觀密布，可謂為佛道勝地。例如：

西湖招提三百六，佳處如春有眉目。（僧慧洪〈遊西湖〉）

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

三百六十古精廬，出游無伴籃輿孤。（蘇軾〈再和李杞寺丞〉）

臨安西湖舊傳南北兩山僧寺大小合三百六十。（《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紀遺》）

一樣樓臺圍佛寺，十分煙雨簇漁鄉。（林和靖〈酬畫師西湖春望〉）

梵刹琳宮，布殿闕於湖山。週圍勝景，言之難盡。（《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今浮屠老氏之宮遍天下，而在錢塘為尤眾。二氏之教莫勝于錢塘，而學浮屠者為尤眾。合京城內外暨諸邑寺以百計者九。（《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五寺觀》）（註一

三）

在西湖的諸多寺觀園林當中，又以寺院較道觀為盛。所以第七條資料說明宋代雖然浮屠老氏之宮遍天下，且以錢塘為尤眾，但是學浮屠者尤甚於老氏，所以在整個臨安府治內，光是寺院以百計者便有九處之多。因此在這一節的討論資料中，寺院的記載豐富得多。因此前四條

註一二：在今本《齊東野語》中並無此段文字，唯《宋人軼事彙編》有所引載，特此說明。

註一三：第一二五例皆出自《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而第三例則出自《咸淳臨安志·卷九十六紀遺》。

資料皆直稱西湖有僧寺三百六十座。而這些招提依僧慧洪的感受而言，其中風景佳美者，猶如春天是西湖最美麗的季節一般，使整個西湖有了眉目，情韻精神爲之鮮亮起來。足見這麼多的寺院往往自身有優美的景致，使寺院建築與周圍山水之間產生掩映烘托的美感效果。再加上如五六條所述，寺院的附近或其內往往亭臺樓閣錯落，就使得這些園林可資細細遊賞久而不厭了。因此蘇東坡在憶懷西湖時，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到寺院尋幽訪勝，而三百六十座寺園一一玩覽細賞，竟花費了偌長的光陰，耗盡了年光。由此可知，西湖中的寺觀園林不僅爲數眾多，而且是遊賞的佳處。

這些眾多的寺觀園林借納了西湖的自然美景，使其成爲京城士女遊覽訪勝的熱門對象，除了像蘇軾的「幽尋遂窮年」的追述之外，像倪文節在爲淨相院所寫的〈重建佛殿記〉中也敘述道：「始予在學館，遇勝日或休沐，時時遊焉。蓋院占湖山之勝而處地最僻，又距城闈不遠，此余所以樂數往也。」（註一四）凡有假日良辰便往淨相寺遊玩，其原因有三，而最重要的是「占湖山之勝」。而事實上西湖的寺院多半均占有湖山之勝，擁有優美的景色。例如：

- 薦福寺 有宜對亭……湖山至此，幽邃極矣。（明吳之鯨《武林梵志·卷五》）
- 普福講寺 寺有十景：芝雲臺……（同上）
- 頭陀庵 在慈雲嶺下華津洞側。本宋趙翼王園，疊巧石爲之者，水石奇勝，花竹蕃鮮。（同上卷三）
- 延恩衍慶院 元豐三年……始鼎新棟宇及遊覽之所，有過溪亭……山川勝概，一時呈露。（《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八寺觀》）
- 下天筑靈山寺 大凡靈筑之勝，週迴數十里，而巖壑尤美，實聚于下天筑靈山寺。（同上卷八十）
- 上天筑靈感觀音寺 寺內堂軒亭館幾五十所。（同上）

這裡透露出寺觀的園林美景主要來自兩方面的配合：一類是「湖山至此，幽邃極矣」、「山川勝概，一時呈露」、「巖壑尤美」等攝取自西湖的大自然美景；另一類則是疊巧石、蕃花

註一四：見《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八寺觀》。

竹、鼎新棟宇、堂軒亭館等人工的營造設計。兩相配合，便成為可觀、可遊、可憩的園林了。所以其中往往一座寺觀擁有多處景點，如普福寺有十景，而堂軒亭館幾五十所的觀音寺似乎就有五十處景點可遊賞了。由此可知，西湖有頗多風景優美的寺觀園林，且賞點接連不絕。

在西湖中有如此大量的寺觀園林，其中又多勝美絕妙之景，其經營的力量究竟從何而來呢？衍慶院的資料透露了第一個原因：辯才大師在元豐三年退休到下天竺，便整修棟宇及遊覽之所。這「遊覽之所」四個字說明，佛寺之建在山林幽邃處，一方面是為修行之需，另一方面則為提供遊覽之所以招徠善男信女或廣大的民眾，因為遊覽之人眾多不僅有助於傳教及寺院聲名的傳播，亦可增添香油錢。這傳教及經濟的原因關乎寺觀的經營與存續至為重大，是以不難了解為何西湖勝地裡的寺觀常常是景致優美且經營用心的園林勝地了。第二個原因可自第三條資料中得知：頭陀寺的水石奇勝。花竹蕃鮮，並非完全出自寺院僧尼之手，而是其原先為趙翼王的園林，在成為寺院之前已是景色奇勝巧致了，這主要還是緣於善男信女因虔敬或積福立德的信念而捨宅園為寺的風尚。西湖的寺院中由私園捨建的例子尚如永寧崇福院「元係內侍陳源花園」；洞明庵乃「咸淳六年朱端卿捨宅為庵，且捐田以助」（註一五）。既然原本為私園，則其內之建築、花木、水石、布局等造景必已經過一番營造設計，這也是寺觀園林多優美景觀的原因。第三個原因則是奉佛的帝王貴族與高官出於愛西湖美景及宗教信仰的實踐，往往在西湖捐建寺院或提供香火，使得寺院有足夠的財力勢力以選地造設。如：

崇真道院	咸淳四年，太傅平章賈魏公給錢創建。（《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六》）
下竺靈山寺	咸淳三年，太傅平章賈魏公領客來游，命築亭其處，為名曰天香。（同上卷八十）
寶德院	楊和王存中舍地創建，請今額。（同上 卷七十八）
水樂淨化院	咸淳三年，太傅平章魏國公修復水樂勝概，乃為茸治寺宇。（同上）

註一五：以上二例各見《咸淳臨安志》的第七十九卷與八十二卷的寺觀部分。

- 中興觀 理宗御書東岳之殿四字以賜。(同上 卷七十六)
- 明真觀 寧宗御書明真二字。(同上)
- 上清宮 理宗御書清淨道場……(同上)
- 旌德顯慶寺 嘉定初恭聖仁烈皇太后建，充后宅功德院。寧宗皇帝御書。(同上卷七十八)
- 常清宮 沂靖惠王府香火院。(同上)
- 普寧寺 奉成肅皇后香火。(同上)
- 薦福寺 爲徽宗吳太后葬所，高宗書額，太后手書金剛經置塔中。(《武林梵志·卷五》)
- 法因院 嘉定十三年，充景獻太子櫨所。(《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八》)
- 修吉寺 安穆皇后、成恭皇后、慈懿皇后、恭淑皇后櫨所皆在其地。(同上)

不論是給錢建造、舍地修築或是香火功德院，都使寺院擁有不虞匱乏的財力及雄厚的依恃勢力，這在選取西湖勝地以及設計建造可遊可觀的園景方面，無疑是提供了諸多的方便與助力。此外由於西湖景美，致使帝王、皇后、太子或諸王本身熱愛其地，遂指定某寺爲其死後的葬所；或者皇帝御筆親書額扁以賜院觀等風尚，更使帝王的力量多方面地加入寺觀之中。上一節曾引證西湖的土地多爲權勢所侵占，以致於慶曆初太守鄭戩發縣丁數萬人盡闢豪族僧寺規占之地，便是僧寺依恃其特有的助力而違法取得西湖公有土地以擴增其寺園面積的例證。西湖的寺觀便在這多方助力之下興盛蓬勃地發展著，也使西湖中的個別公共園林多得令人目不暇給。

以下謹將《咸淳臨安志》中有關西湖的寺觀資料加以整理歸納之後，條列其中景點於下，以略見其景勝之概：

- 旌德觀 虛舟亭 雲錦亭皆枕湖。(卷七十五)
- 顯嚴院 峰頂有通元亭 望湖樓。
- 淨相院 無盡意閣 娛客軒 一段奇軒。
- 興教寺 齊雲亭 清曠樓 米元章琴臺。
- 廣果寺 虛悅軒 棲鳳軒 山龕羅漢。

- 寶林院 可賦軒。
- 修吉寺 西湖奇觀。
- 榮國寺 華光寶閣，門廡齋堂，亭臺等屋，一切整備。
- 延恩衍慶院 過溪亭 德威亭 歸隱橋 方圓庵 寂室 照閣 趙清獻公間堂 訥齋
潮音堂 滌心沼 獅子峰 薩埵石。
- 崇恩演福寺 清壑亭 靖雲亭。（以上卷七十八）
- 水心保寧寺 思白堂 好生亭 陸蓮庵。
- 興福院 心淵堂 清蓮堂 凝碧軒。
- 定水院 水鑑堂 湖光堂。
- 菩提院 南漪堂 迎薰堂 澄心軒 涵碧軒 毘瑜軒 玉壺軒。
- 九曲法濟院 明軒 爽軒。
- 壽星院 寒碧軒 此君軒 觀臺 杯泉。
- 寶雲寺 寶雲庵 清軒 月窟 澄心閣 南隱堂 妙思堂 雲巢。
- 寶嚴院 垂雲亭 借竹軒。
- 廣化院 竹閣 柏堂 水鑑堂 涵輝亭 凌雲閣 金沙井。（以上卷七十九）
- 下竺靈山教寺 枕流亭 七寶普賢閣 香林洞 曲水亭 回軒亭 西嶺草堂 日觀庵
七葉堂 登嘯亭 客兒亭 跳珠泉 楓木塢 大悲泉 石梁翻經臺 天香亭
重榮檜 石面靈桃。
- 上竺觀音寺 寺內堂軒亭館幾五十所。寺外有肅儀亭 梅峰庵 琮老橋 楊梅塢 金佛
橋 復庵 流虹澗 夢泉 植杖亭 謝屐亭 凝翠泉 觀音泉 雲液池。
- 永安院 有小圃 清芬亭。
- 報先明覺院 虛心軒。
- 護國仁王禪寺 龍洞。（以上卷八十）

三、宏麗奇偉的御園與官園

西湖的園中園另一個特色便是有多處的皇家御園。茲將整理自《咸淳臨安志·卷十三苑

園》、《都城紀勝·園苑》、《武林舊事·卷四御園》等資料所得的御園情況條列於下：聚景園（西園） 玉津園 富景園 翠芳園 玉壺園 慶樂御園（南園） 屏山御園 集芳園 四聖延祥御園 下竺寺御園 小隱園 瀛嶼 鳳凰山禁苑（註一六） 御圃（含香蓮亭 射圃 金沙井 六一泉堂 香月亭 挹翠堂 清新堂 香遠亭 梅亭 上船亭 檜亭 聚遠樓 瑪瑙坡）

這樣的數量是很驚人的，其空間範圍加起來的總量也是異常可觀的。在第一節的引文中已經看到禁苑本身帶頭規占西湖的寺地，而其獨特至高的地位，使其在享有西湖景觀及土地方面較諸其他權貴勢人更具有絕對的便利與滿足。又如《咸淳臨安志·卷十三苑圃》在聚景園一處記載：「孝宗皇帝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又斥浮圖之廬九以附益之。」這九座浮圖之廬在卷七十九寺觀部分提及的有慧明院、水心保寧寺、興福院、定水院、法善院等五處。光是一座聚景園就斥除了九座寺院，則其範圍之寬廣遼闊、其氣勢之宏偉真是難以想像了。而西湖裡的御苑又是那麼眾多，則帝王皇族在西湖所坐擁的景致遊地實是特別豐贍而富於變化的。這主要還是緣於其至尊的地位所致。然而帝王在上，其嗜好之所在多亦為民所爭效，所謂上行下效，則（尤其南宋）這些眾多而廣大宏偉的皇家御園，對於西湖園中園的興盛，可信是具有潛默的帶領示範作用與影響力的。

在大量地興建苑圃之後，帝王們臨幸西湖賞玩的機率仍高。例如《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中記載：「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媪。」這段記載以一個「每」字說明帝王臨幸西湖遊玩的頻率是頻繁的。而且每至其地，均不禁遊觀買賣之人活動，反而宣喚賜予一些買賣的小舟，這對宋人遊湖活動必然產生鼓勵促進的作用。但看一經御賞，宋五嫂的魚羹便成為人所共趨的熱門吃食，便知上行下效之不虛。而這對西湖園中園的興盛自然也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又如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卷三憲聖擁立》中記載道：「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為國費。」（註一七）這「頻幸

註一六：皇城中的禁苑因在臨安城的南面鳳凰山上，而鳳凰山又有一大部分是矗立伸展到城外的臨西湖岸上的，因此亦可屬於西湖上之御園。

註一七：此東園之局部乃模擬汴京之宮苑所造。

湖山」四個字直接說明了高宗喜愛西湖山水（註一八）也喜愛遊賞其景，以致頻頻臨幸其地的事實。因此爲了避免頻幸湖山造成的國費花耗，乃營造東園以爲其遊憩之地。然而事實證明，東園營造之後，高宗雖然多了一處西湖的賞景御地可稍自在而心安地前去一遊，然而他還是會超越御園的範疇而往西湖的其他景點玩覽。如同書同卷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高宗居德壽，到靈隱冷泉亭間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這一回是退位之後前往靈隱寺遊玩，而在冷泉亭裡間坐。那麼，在多造了御園之後，帝王還是會忍不住跨越御園前往廣大的西湖地區遊玩。由此可知，西湖裡不僅有爲數眾多的皇家御園可供帝王娛樂，帝王還喜歡到西湖的名園勝地去遊覽，而且毫不避諱地接處市井小民，這樣的嗜好與活動，必然會帶動在下者的仿效。而西湖裡的園林之所以密集且興盛，此亦爲重要原因之一。

西湖尚有眾多著名的官設景點和亭榭。雖然這些景點往往沒有明顯的圍牆籬笆以確定其範圍，但是因其選地與造設之時均經過景觀的考慮與設計，且在其左近用心經營花木水石與建築，以形成許多可遊之地，創造了很多優美的景點，成爲遊賞的勝地，故而也可算是公共園林。

宋代臨安的官府和首長也頗樂於在西湖創造景觀或修造建築物與花木水石，使得西湖在時間的流嬗與累積中，景點不斷增力，景色愈加變化。其中爲西湖創造新的景區者，著名的例子爲蘇公堤與小新堤：

蘇公堤 元祐中，東坡既奏開浚西湖，因以所積葑草築爲長堤，起南迄北，橫截湖面，綿互數里。夾道雜植花柳，中爲六橋……

小新堤 淳祐三年，趙安撫與憲築……夾岸植柳如蘇堤，路通靈竺，半堤作四面堂一、亭三，以憩遊人。（註一九）

這兩座堤不僅爲遊人開創了遊覽行走的空間，爲西湖的其他景點增加很多的欣賞角度，而且由於堤之本身遍植花柳，又架橋，又築亭堂於其上，使得堤也成爲甚有可觀之景區。尤其蘇堤更是遊西湖時重要項目之一，其上常遊人如織且攤販雲集（詳見下文）。至於在以建築群

註一八：《武林舊事·卷四御園》的聚遠樓中記載：「高宗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乃於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疊石爲山，作飛來峰。」亦可說明帝王對西湖山水的喜愛。

註一九：以上二資料均見《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山川·西湖》。

為主體的造設方面，著名的例子如：

豐樂樓 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顧以官酤喧雜，樓亦卑小，與景弗稱。淳祐九年，趙安撫與憲始撤新之。瑰麗宏特，高切雲漢，遂為西湖之壯。其旁花徑曲折，亭榭參差，與茲樓映帶。搢紳多聚拜於此。

三賢堂 嘉定十五年，安撫袁韶上書請於朝：「近踏逐到廢花塢一所，正當蘇堤之中。前挹平湖，氣象清曠，背負長崗，林樾深窈。南北諸峰，嵐翠環合，遂以此地築壘基址……其祠堂之外，參錯亭館，因植花竹，以顯清概。

先賢堂 寶慶二年，袁韶又向朝廷請示修建先賢堂以祠先賢高士。其概況為：「祠宇雖濱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竹薇翳，亭相望五六，來者繇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憩流芳而後至祠下。

湖山堂 咸淳三年，安撫洪燾買民地創建。棟宇雄傑，面勢端閎……後三年安撫潛說友增建水閣六楹，又縱為堂四楹……邇延遠挹，盡納萬景，卓然為西湖最，遊者爭趨焉。

江湖偉觀 外江內湖，一覽在目。淳祐十年，趙安撫與重建。廣廈危欄，顯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可登山椒。

這五處官造的公共園林，資料中透露出以下幾個事實：

其一，官府在取地方面擁有選擇的優勢與方便，故而這些公園往往都處在西湖視野最好的地點：據西湖之會，故能欣賞到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正當蘇堤之中，前挹平湖，故而氣象清曠；背負長崗，故而林樾深窈，南北諸峰，嵐翠環合；面勢端閎，故能邇延遠挹，盡納萬景，甚至能外江（指錢塘江）內湖，一覽在目，卓然為西湖最。這些選取地點上的優勢，使得官園在先天上就具有挽攝自然勝景的優點。

其二，由於官資的雄厚，在選取得土地之後，建築物的修造上，多具有雄偉富麗的特色：豐樂樓的瑰麗宏特，高切雲漢，為西湖之壯；湖山堂的棟宇雄傑；江湖偉觀的廣廈危欄。這一點似與中國園林普遍追求建築物深窈掩映、通透虛靈的特色不同。這主要還因其為官修公園之故。

其三，這些以建築物為主體的景點，往往在其附近造設許多建築群，以形成對景與相互映帶

的效果。所以有亭榭參差，與茲樓映帶、參錯亭館、亭相望五六，旁又為兩亭的現象，往往成為頗為龐大的建築群。

其四，由於在位的官員每每因各人的欣賞領會、審美觀點、財力掌握及是否用心於此等不同因素，而在長期的時間流動與主事者調遷之下，這些官造的公共園林之內容也常常隨之擴大增設。例如原本卑小的豐樂樓被撤新成為瑰麗宏特者；湖山堂園區增建了水閣六楹與四楹之堂；而西湖偉觀在經過重建之後，也增築了兩亭。這裡更加清楚地顯現出園林隨時間變化的特質，而官園在這方面的特質是更加強烈的。

其五，除了建築群的修築以為園之主體外，還注意到建築與自然景物之間的搭配，以使其更具有美感。所以其附近花木遊徑的經營很用心，創造了富於景深的空間幽邃美感。如花徑曲折、植花竹以顯清概、一徑繁紆，花竹薇翳。這些都使人工硬體的建築得到柔化，也使之自然化。而且迂曲的花徑為遊覽園林的活動增長了動線，也就增加了空間與景觀。所以一座先賢堂雖然緊臨湖濱，過於顯露，但是經過布局上的設計之後，便須依循曲折的小徑，遊歷過六座亭子，才能到達主建築體。所以這些官園由於經費與人力上的優渥，往往能設計出深美的園林來。

其六，基於以上五點，官造的公園因為風景優美而空間布局佳，且因其出入方便，所以成為當時遊人熱門的玩覽勝地。搢紳聚拜，遊人爭趨。因此《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在敘及都人遊賞的熱鬧場面時便說：「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勝。」（註二〇）

叁、造園成就與景致特色

西湖本為一天然的大型公園，其山水花木等方面的園林要素，在先天上原已富贍而優美。因此其中的個別園林在造園方面也多吸納這些來自大自然的美景，就大體的形勢而言，不需大費周章亦能自成園林。例如處士林和靖隱居所在的孤山之廬，其結廬擇居的過程也如

註二〇：西湖中的官造園林建築，見於資料者尚有：

候山亭 守韓僕射舉建。

翠微亭 韓蘄王世忠建，安撫周淙重建。

放生亭、泳飛亭、枕山亭 德生堂 安撫趙與峴建。

處士的生活一般是清簡樸素的，其物境也十分自然，並未經過複雜的人工營造。但是林和靖卻屢次稱喚其廬為園林（詳上）。這主要是因為：「湖水入籬山遶舍」（林逋〈湖上隱居〉）（註二一）、「山色凝嵐水色清」（蔡襄〈經林逋舊居〉）（註二二）。有西湖的青山環繞，有西湖的清水流入籬內；山隨嵐煙而風貌萬變，水隨季節而漲落深淺。流入籬內的湖水，和靖又簡單地加以挖引貯蓄，成為數畝之大的水池：「一池春水綠於苔」（林逋〈池上春日〉）（註二三）、「一徑衡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林逋〈園池〉）（註二四）。這樣的山水景色，便是優美的園林了。所以和靖自得地說：「我亦孤山有泉石」（〈聞靈蛟師自信州歸越以詩招之〉）（註二五）。所以由和靖的處士廬看來，其園林即是擅於應用西湖自然美景而略加點化的素樸園林。

因此，依園林的五大要素：山（石）、水、花木、建築與布局來看，資料上顯示西湖的園中園在山與水的兩大要素方面用力營造的跡象較不明顯。故以下謹將山與水合為一節，其餘三要素則各立一節討論，以見其造園成就。此外，由於自然地形的影響，西湖的煙雲變化迅速莫測，也造成景觀上的多樣變化；加以各種活動製造出的聲音對西湖情境頗有影響；而且在多人反複的遊覽經驗與畫家作畫的觀察後對某些特定的景致有所深愛，形成了西湖十景。因此以下亦將分點討論西湖景致上的特色。

一、山石與水泉

西湖的園林在山景方面，多半直接借納自然的山群，或者利用山勢山質的特色來布局。故而在堆造假山方面的工程顯得非常少。資料中僅見者如雲洞（又稱古柳林、楊和王園）的洞景乃是「築土為之，中通往來，其上為樓……洞之旁為崇山峻嶺，有亭曰紫翠，間尤可遠眺。」（《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六園亭》）雲洞原來是由土所築構而成的，也就是先以土堆積成山，而使其中空，成為可相互往來行走的洞穴。這工程是需要相當高難度的技巧的。首先是如何讓鬆軟的土能夠凝聚成為一座堅固挺立的假山而不會崩塌流失；其次是如何讓這些

註二一：見《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題詠》。

註二二：見《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

註二三：同二一 卷九十六紀遺。

註二四：同上。

註二五：同上。

土製之山能中空，而懸空部分的泥土如何固定穩妥；再次是這些懸空成洞的泥土又如何能在固定穩妥之後更在其上立基為樓，而能承受住這樓的重量。在在顯示這假山人工洞的造園成就之高且巧。

又如南山分脈的頭陀庵，在慈雲嶺下華津洞側。本是宋趙翼王園，「疊巧石為之者，水石奇勝，花竹蕃鮮。」（《武林梵志·卷三頭陀庵》）而水樂洞在為楊郡王家別圃時，「疊石築亭」。這裡既然謂之為「巧」石，且石既然可以且值得疊疊，應指太湖石一類形狀奇巧的石頭，那麼疊巧石所成者，則應是象徵峻巖的假山，是模擬山水的手法。又如陸游為韓侂胄的南園（原為勝景園）所寫的〈南園記〉記述其園林各景時提及「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西湖遊覽志·卷三勝景園》）。可知南園內堆造了一座假山。這山以石為材質，故能營造出奇突崢嶸的山勢，因石之本身起伏凹凸、波折稜角的形狀特質，有如西湖自然景色中的洞崖巖壑。（註二六）取名曰「西湖洞天」似有模擬西湖山水之意，則是取法自然、縮移真山水的造山手法。

然而既然這些個別園林有西湖的自然山水可資借納、可資欣賞，為什麼還要模擬真山水疊造石山呢？這主要還是為了滿足玩賞園林時的想像與神遊，提供心靈自由馳騁的對象和空間。這是園林創造與欣賞的一個重要部分。

疊疊石頭以成假山之外，也有頗多單個石頭作為欣賞對象而成為一景的。因為西湖的山群中頗多巉巖之類的山，而有「怪石玲瓏」（《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南屏山》）的現象。所以在整個西湖的大公園中原有的、或人造園的擺置取材，石景的內容都相當易見。如韓侂胄的南園「清流秀石拱揖於外」（陸游〈南園記〉）；又如勝果禪寺有晦夜放光石、飛龍石、觀微石、臥醉石、題石（《正林梵志·卷二》）；法相寺有夢化石（《武林梵志·卷三》）。這些石頭應都是未經堆疊而保持自然原形的。因為他們的形勢頗有姿態（如拱揖），形狀特殊（如飛龍等），以及遺留了時間歷史的痕跡（如題詠）等因素，而成為園林中一個景點。法相寺另有種石軒一建築，從「種」字可知，他們是將石頭當作一種會生長變化的生命體來看待的。所以，雖然這些單石的景點基本上並沒有什麼造園工夫，然而園中置

註二六：從唐代開始，園林已漸喜愛使用太湖石，宋代造園更普遍使用太湖石。而太湖石具有瘦、透等形狀特色。

放石頭的時候應是經過一番布局考量的。因為在中國園林中作為觀賞用的立石，往往具有皺、瘦、透、漏、醜等美感，單個石頭的本身已具有相當可觀、可賞玩的內容，以讓遊人在休憩或遊走之時欣賞（註二七）。所以對欣賞者而言，無論是形勢姿態看似有情味，或是特殊形狀的形似，抑或是歷史痕跡的遺留，基本上都是遊園時一個非常廣大的遐思神遊的天地。從園林選地選景的角度而言，這些以自然存在的獨立石為景點的事實，正也反映園林設計與建造時對意境的追求與遊賞園林的審美趣味。

在水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應是湖水區。整個西湖園區就是圍繞著這一片湖水而形成的，可謂為西湖的核心所在。所謂的「一湖春水綠漪漪」（周紫芝〈湖上戲題〉）、「十里青漪菱草蕩」（魏了翁〈領客泛湖〉），正顯現西湖水的碧綠隨風波動，具有深湛靈動又擴散的美感，是西湖的眉目精神。而上文提及的「岸岸園亭」正說明，眾多的園林是圍繞著湖水四周，借取其一角一灣之景以成趣的。所以湖水正是西湖景致與園林造景的重要對象。此外，它也是遊覽的重點，所謂的「烏榜紅舷早滿湖」（蘇軾〈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滿湖風月畫船歸」（陳襄〈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註二八）。正說明來到西湖遊覽的人多半會泛舟湖面，因此從湖上往四周作放射性的觀賞所得到的景色，應是遊湖的另一個重點所在。這是西湖水景中最重要也最廣大的自然景致，屬於平遠遼闊的景區。

湖水區雖是自然生成的景觀，但西湖的個別園林卻有以人工手法利用湖水加以造景者。如第貳部分的第一節曾經引述資料記載楊和王在孝宗的指導之下，模擬宮禁引灌湖水以環繞他的居第。這說明不但宮禁本身引湖水造園，皇族權臣也有僭仿者。而且還「蜿蜒縈繞，凡數百丈」。則整個園林裡應有多處的建築為水所圍繞，可四面眺覽流水之景。若還積貯成池，則又將是重要的園景核心了。又如《西湖志纂·卷一花港觀魚》介紹在花家山下有園林為內侍盧允升別墅，「鑿池斲石，引湖水其中，畜異魚數十種，稱花港觀魚。」則是應用湖水積蓄成池的工程，使之成為珍異魚類的蓄養所，變成西湖著名的景觀之一。這些都是

註二七：至於石頭的皺、瘦、透、漏、醜甚或是清、巧、頑、拙等美感之詳細內容，為避免本文旁出太多，不復細論，可參看諸多有關中國園林之著作，如劉天華《園林美學》地景出版社 頁271、272，或金學智《中國園林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 頁222-231。

註二八：二詩均見《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

運用湖水，加以人工營設而成的水景。

此外，在西湖周圍的廣大山區裡，尚有無數大小的澗泉在山谷峰壑之間流動。其中尤以寺院中有水泉因與宗教的神奇傳說有關而具有特色。如勝果禪寺有「許僧泉，泉不盈握，大旱如注」。（《武林梵志·卷二》）如許多的寺院的開創因緣故事中自然湧現的靈泉，像靈泉廣福寺「有靈泉一泓，覆之以亭」。（《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七》）像明性院初為湧泉庵；（同上）又如法因院的「錢王古井，其水至甘，遇旱不竭」，（同上，卷七十八）而大慈禪寺「有泉甘冽」（《正林梵志·卷二》）等滋味特別的泉井；至於像仙芝泉、葛翁泉、（《武林梵志·卷五普福講寺》）靈泉井（《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九寶雲寺》）等，則觀其名便知含有神奇傳說。因此這些水泉做為寺園中的一景，頗能使空間之景與時間之歷史故事以及曾在這時空交疊之下出現過的特殊人物也成為玩賞時的內容。這是泉景的特色所在。

西湖最著名的澗泉便是冷泉。例如在《西湖志纂·卷一》之中介紹西湖的名景時，其中一景便是「冷泉猿嘯」。在宋代冷泉便已經是著名的奇勝景觀。高宗對西湖十分喜愛，除了在其上造御園之外，宋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卷二駐蹕》中還載有高宗；「聖慮暨觀錢塘表裡，江湖之勝，則歎曰：舍此何適？」遂定都於此。這說明高宗對西湖的贊歎與喜愛，故頻頻遊幸。而在西湖諸多美景之中，高宗最愛飛來峰冷泉。除了上文引述高宗之幸冷泉亭獨坐的事之外，更在「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壘石為山，作飛來峰。」（註二九）則更可見出高宗對飛來峰與冷泉的特殊偏愛了，以至於希望能方便於隨時見賞到它的景色。冷泉，據《西湖志纂·卷一冷泉猿嘯》所載：

冷泉即石門澗之源。一名靈隱浦。漢志所稱武林山出武林水是也。在雲林寺前，環飛來峰。

原來這泉水源遠流長，從重峻深幽的武林群山裡沿著谷澗蜿蜒流向漸次開闊的平湖，而在靈隱山飛來峰曲折環繞，與峰相合成為奇景。葛天民在〈西湖泛舟〉，環視西湖的景色時，便欣賞到「澗邊飛來小朵峰」的景象。而蘇軾在〈聞林夫當從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詩中對冷泉的描繪是：「靈隱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

註二九：見《武林舊事·卷四御園》。

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註三〇）這說明冷泉的源遠流長讓人不知水從何處來，產生了神祕幽邃的美感及悠悠漫漫的時間感。在歷歷的路途中，因山勢石形的阻隔而往往有分分合合（如兩澗）的變化，以及跳波赴壑如奔雷的壯闊瀑布景觀，與落聚平池後縈回亭測的依依。可知一條泉水在西湖群山之間流轉所形成的景致有多麼地豐富，風貌韻致又有多大的變化。而其引觸的情感又是多麼地深窈撼人。

在人工泉澗的設計方面，較具巧思的有趙翼王園中的華津洞。不但疊巧石為洞，而且還「曲引流泉灌之」（《西湖遊覽志·卷五南山勝蹟》）。還有賈似道整修水樂洞，使其「洞中泉由愛此引貫其下，入漱石，匯于聲在，達于玉淵。山之窪為泉以受之。每一撤捷伏流，飛注噴薄如崖瀑然」。（同上）基本上都是模仿真山水，讓泉水在山洞凹窪之間奔流。尤其水樂洞以亭子（愛此、漱石、聲在、玉淵）為基點，引泉水流貫其中，並且製造落差以形成瀑布。又使泉水在洞岩之間或伏或露，遇狹窄洞口則飛注噴薄，形成宏壯奇妙的景觀。而這樣精彩高卓的水泉設計與營造技巧，仍然是依循著模擬自然、縮移真山水的原則而構築的。

總地看來，不管是自然景致或造園內容，西湖的水景部分是非常奇勝而傑出的。

二、花木栽植

在園林的五大要素中，花木是最能展現活潑生命力的一個，也是最能顯示時間性的一個。對於園林整體風貌質感的影響至大。西湖園林在花木的栽種上呈現出幾個特色，討論如下：

（一）古茂與奇巧之美

西湖的自然山水中，由於周圍多重峻之山，林木也多隨之而幽森。所以個別園林如果置築於山林之中，便有許多天然生成者可豐富其園林花木景觀。如大慈禪寺「石壁蒼翠，古樹蔥鬱」（《武林梵志·卷二》）。由於這種古茂的花木能造成幽邃沉靜感，所以在人工的栽植方面也就喜歡追尋這種蔥鬱茂密的天然森幽的趣味。如賈似道得自皇賜的集芳園，「古木

註三〇：兩首詩均見於《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

壽藤，積翠回抱，仰不見日」。且其建築物中的堂樹也有名之為蟠翠古松、古梅者。（註三一）足見這些建築物是專為古木而造的，也顯見主人對樹木追求古意盎然的趣味，意在營造其園林形似且神似於天然幽邃的山林。

相對的另一個向度，西湖與其中的個別園林也追求花木的奇巧。如《夢梁錄·卷十二西湖》描述裡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時道：「花木奇秀，燦然可觀。」又如陸務觀的〈南園記〉描述其景為：「奇葩美木爭效於前。」奇秀美燦應是指花木類別與品種的特異珍奇，尤其是指花朵綻放時的奇景。這與古茂天然的山林恰成對比，其所彰顯的是人為購尋的用心與人力植養的技術。而在美感趣味上所追求的則是絢麗奔放的青春精華，不似前者的沉靜幽邃。

在栽植的技術上，宋人有其發明，杭州有其喜好。而相當於花木試驗改良場的宋代東西馬塍就在西湖畔。《增補武林舊事·卷二賞花》中有一則關於馬塍養花技巧的發明記錄：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颼，養以清氣，竟日乃開。

這樣苦心孤詣地改造花期，不異是使花開的時間加長了（自然花期加上人工花期），也就更加滿足了人們愛花賞花的欲望。同時可以想見的，這樣精細而巧妙的栽植技術對於西湖園林中花木景觀的設計、改造，必然產生極大的助力。

（二）煙柳蔥蒨

現有的資料顯現出，西湖的花木景色中，栽植最普遍且予人印象最深刻而被歌詠最頻繁的，應屬柳樹。首先在貫穿湖面的著名的蘇公隄上，於築隄之初便已「夾道植柳」；接著是與之相望的小新隄（趙公隄）也是「夾植桃柳，以比蘇隄」（詳上）。這是遊人常走的兩條觀覽路線，其夾道而植的柳樹，在遊人觀景時透過款款搖擺的柳條所得的風景將也產生依依

註三一：見《齊東野語》 商務版頁72。

柔柔的韻致。而隄岸本身應也更具有生動的美感。此外宋時在豐豫門外尚有「沿隄植柳，地名柳州，上有柳浪橋」（《西湖志纂·卷一柳浪聞鶯》）的地方，以及錢塘門外有古柳林（《夢梁錄·卷一二月望》）。實則蘇公隄與小新隄既然都沿岸植柳，必也同柳州柳浪一樣：柔款的柳條隨風輕擺，仿若一陣一陣起伏搖盪的波浪，十分富於情致；而下垂彎曲的柳條則拂動湖面，掀起一陣陣微小的漣漪波浪，將柳綠深情也傳向較遠的湖面，是一幅動人的圖畫。另外隄岸的邊界線也因這些連綿的柳樹遮蔭而消泯，這就化解掉過於明鮮僵硬的分界線，產生柔和自然的美感。

這樣看來，柳樹在西湖景區所占有的空間是漫延廣泛的，以致於成爲遊者印象最深刻的景色之一，而頻頻成爲吟詠的對象。如：

柳煙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柳永〈錢塘形勢·望海潮〉）

蘇公隄遠柳生煙（楊萬里〈沉虞卿秘監招遊西湖〉）

寫的是西湖柳樹密集而蓊鬱、恰如朵朵綠雲。其葉形細長蕭散常讓人有如煙之感。加上臨近水面的地形位置，使其附近常縈繞迷濛蒼茫的煙氣，煙水相映襯，產生了深窈莫測而淒迷虛渺的美感。而更多的時候詩人也注意到它們沿隄而列的景象：

西湖兩岸千株柳，絮不因風暖自飛。（楊萬里〈西湖晚歸〉）

畫舫參差柳岸風（王楙〈蘇隄春曉〉）

風前柳作小垂手（周紫芝〈湖上戲題〉）

岸柳自欹斜（梅堯臣〈西湖閒望〉）

柳拂長隄月滿汀（蔡襄〈西湖〉）

垂楊影斷岸西東（辛棄疾〈與客遊西湖〉）（註三二）

放眼望去，西湖兩岸盡是柳樹，羅列遮蔭不盡，萬條呼應。尤其暮春時節，柳絮飄飛滿天，成爲一幅浪漫美妙的景觀。而更多時候是隨風款擺，反應其敏銳的風感，故曰柳岸風；曰風前柳作小垂手。即使平日無風時，其纖細的枝幹多曲折而彎腰向水面的姿態，像似在拂弄隄岸，也給人欹斜兀自玩逗之感。這是列岸楊柳的情態風姿的多變。至於像影斷岸西東這樣的

註三二：以上均見《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

詩句，則描寫出另一種視覺經驗：向下垂掛而親地親水的楊柳因為遮覆了隄岸湖岸，使得水岸線若續若斷。這勢將在視覺心理的作用下使水岸線加長。如宋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云：「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煙樹斷其脈則遠矣。」這裡的水脈猶如隄岸或湖岸線，因被煙樹遮斷了，而遮斷的部分就變成一個個遐想神思的對象，產生了無限可能性（包含長度上的無限可能性），於是遂感覺岸線加長了。間接地也使西湖水柳之景的賞玩空間推擴增加了。而岸線的若續若斷，加以煙水瀾漫，也就使得柳樹彷彿是浮生於湖水之上，而有「寺在湖心更柳中」（楊萬里〈晚至西湖惠照寺石橋上〉）的詠歎。這些視覺心理與視覺誤差導致遊人在欣賞西湖景色時，因柳樹的作用而增加了許多曼妙神奇的美景。

至於個別園林中的柳樹栽植，如水月園「中有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萬柳」（《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六園亭》）等則在技巧審美的追求上皆與西湖公園相似。故不復贅述。

（三）十里香荷

西湖另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花木景色是荷花。

荷屬於水生植物，西湖遼闊的水域為荷的生長栽植提供了先天的優良條件。而宋代西湖也確實善加應用這個卓越的條件，在廣大的水域裡養植了一望無盡的荷，以致於柳永在寫〈錢塘形勝〉時詠歎著「重湖疊嶼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荷花十里，是如何壯觀撼人的景象！紅綠交映在隱隱水波中，而清挺阿娜的身姿時時在微風輕拂中捲翻著綠襪、舞動著粉容，將清涼的耳語傳遞向水天，又是多麼活潑的畫面。這樣的氣息正合遊者的心意，所以常常泛舟憩息在擎荷之下。如楊誠齋〈泛舟賞荷〉詩的第三首所說的：「旁人莫問遊何許，只揀荷花鬧處行。」（《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鬧處可有兩層意思，一指荷花的盛茂密擠，給人一份熱鬧多采、目不暇給的感覺；一指賞荷者眾多，畫舟遊舫往往泛集於荷葉荷花之下，有一股熱鬧擁擠的氣氛。因此曾觀〈游湖·柳梢青〉歌詠道：「波光萬頃，溶溶人面，與荷花共紅。」（《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波光連延萬頃的浩壯湖面上盡是如水流般的人面與荷花相映其紅顏，亦是荷花與遊人交織其熱鬧繽紛。荷花是被賞的美景，風姿綽約萬千；遊人也成為可賞的風光，於是人花共同成就了一幅幅氣氛歡愉而生動活潑的美麗景致。

荷花的美，不僅來自於視覺上的：姿態的綽約阿娜，色彩的粉紅嬌媚，時間的隨風搖舞；更也來自於嗅覺與觸覺。在嗅覺上，「荷花夜開風露香」（蘇軾〈夜泛西湖〉其二），這樣的香氣，在十里荷花的大數量的放送下，自然也會使整個湖面飄逸著「十里香風」（曾覲〈游湖·柳梢青〉）（註三三），為湖水的風光增添了幽幽淡淡的香甜寧馨之美。而在觸覺上，則如曾南豐〈西湖〉其二所云：「一川風月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在炎暑的六月伏天裡，宴坐於臨湖的亭閣中，眼前盡是粉嫩盛放的荷花。湖水清清、晨風清清，高擎的技莖與伸展的花朵將水與風的清涼交傳遞送到宴遊者的身上。且荷葉本身平展如傘的形狀、翠綠的顏色以及因擎舉而具有遮蔭覆蓋的姿態，還有瘦長的枝梗易於搖曳擺動的敏銳風感，也都使大片的荷花水面產生清爽蔭涼的感覺。這是荷景在觸感上的怡人特色。

正因荷景在視覺上、嗅覺上與觸覺上的多層美感，所以荷花也是西湖勝景內容之一。如在宋代時，西湖十景中，便有曲院風荷一景，而著名的御園也是「集芳園下儘荷花」（楊誠齋〈泛舟賞荷〉其五）。這些勝景也成為遊客喜愛臨賞的對象，楊誠齋說：「湖上四時無不好，就中最說藕花時。」（同上）而趙汝愚的〈柳梢青〉則敘述道：「正十里荷花盛開，買個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註三四）說明荷花盛開時是遊人最愛的賞景之一，可以為了賞荷而雇舟遍遊整個湖。正顯現十里風荷是西湖景致的重要特色之一。

(四)桃花與其他

西湖的花木景色中，桃花也是具有特色的。它們都是春天的賞景。桃花在春天以其紅豔奪目的色彩為西湖的層山清水點綴了繽紛光輝的面貌。其較著名的地區有蘇隄的「蘇隄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增補武林舊事·卷三祭掃》）還有小新隄的「夾植桃柳，以比蘇隄」（《西湖志纂·卷一玉帶晴虹》）。這是桃與柳交錯相間而植的情形，產生紅綠相映，襯托對比的效果。因為桃之美不似柳樹之在於葉片枝條，給人蕭散疏朗而又柔情依依的感覺，所謂的「弱柳新纜萬縷絲」（王洧〈柳浪聞鶯〉同上）；桃之可觀乃在於花朵綻放

註三三：以上二詩見處同註三二。

註三四：以上三詩見處同註三二。

時的豔麗燦爛，所以兩隄柳桃交植可以形成強烈對比。而在西湖的包家山則是純以桃花聞名的。《夢梁錄·卷一二月望》記述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都人均往西湖的一些個別園林去「翫賞奇花異木。最是包家山桃開，渾如錦障，極為可愛」，這就是所謂的桃關。因為整片山園都栽植桃樹，所以仲春花季最盛時，桃花滿目，鬱鬱纍纍，猶如錦障，一片純粹的紅豔，有欲燃之勢。其他個別園林中也多植有桃樹，如楊誠齋〈寒食雨中同舍約游天竺十六絕呈陸務觀〉之十二說：「西湖北畔名園裡，無數桃花只見梢。」（《咸淳臨安志·卷八十紀遺》）寫個別園林中的桃花在春天的充滿生氣、欣欣向榮的陽氣中怒放，連籬牆都無法完全遮擋它們的美豔，而要伸出牆頭之上。而西湖北畔的無數名園中，放眼望去的最深刻印象便是這些無盡的桃花梢頭嵌空分布的景象。這是西湖幽邃澄明的園林景致中較為活潑躍動的一景，也是多采多姿的一季。

所以文人寫西湖的春景時，桃花便成為典型的花木，如柳永〈木蘭花慢·清明〉寫清明時節傾城之人出城尋春，看到了「正豔杏燒林，湘桃繡野，芳景如屏」的景象。如周紫芝〈湖上戲題〉曰：「一湖春水綠漪漪，卧水桃花紅滿枝。」（兩例均見《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桃紅開滿枝頭，似乎把整個綠野都織繡起來了，可見其鬱密簇集。至於卧水桃花，則將其紅豔映染春綠的湖水，看來是充滿熱情與喜氣的。這與春天的氣息正好相合，所以王希呂在〈湖山十詠〉其三就說：「落盡桃花春事退。」（《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七紀遺》）正可證明桃花是西湖春天的重要賞景，因此在桃花落盡之時也就是春天過完的表示。

至於一般在中國古典園林中常見的竹與梅，在西湖似乎較少被提及，比較不在著名的勝景中出現。如林和靖處士廬的梅林雖在和靖詩詠中常有，但作為寫意的對象，其園林特色並不明顯。而竹子則描寫更少，故於此不擬也無法細加討論。

三、建築特色

西湖雖是巨型的自然公園，但其中的人工建築卻為數眾多且十分精巧，很能突顯人為力量與人文精神在西湖園林的景觀上所具有的明顯影響力。到西湖遊玩的人首先得到的整體印象之一，便是建築物的眾多。如：

佛宮高下裏巖扃（蔡襄〈西湖〉）

樓臺高下自鳴鐘（葛天民〈西湖泛舟〉）

古寺東西，樓臺上下，煙霧冥濛。（曾覲〈遊湖·柳梢青〉）（註三五）

寺內堂軒亭館幾五十所。（《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寺觀·上天竺靈感觀音寺》）

光是一個觀音寺就有將近五十所的堂軒亭館，而西湖有三百六十寺與更多的個別私園，其中的建築物加起來，其數量之多就更難計數了。所以詩人們在泛舟遊湖時便看到了西湖周圍的山群懷抱中，散布著許多寺觀樓臺，高高下下地錯落對望著，點綴著巖扃，使山林幽寂之中有了人煙人事，有了情意，有了生活。

（一）形制與風格上的特色

在西湖眾多的建築之中，以亭的形制最為普遍常見，幾乎每一座園林裡都會有亭子。這大約是因為亭子的形制較為簡單，其空間的通透性正適合遊賞與休憩的兩方面需求，且能充分與園景融合統一，使建築達到園林化、自然化的要求。

而且在西湖水面或曲折的水岸，以及四周群山谷澗的起伏險峻山勢中，地形是多變化的，不平坦的，所以亭子的簡易輕靈的形制較容易建構，也較容易與這些複雜多變化的地形巧妙結合。所以在上文所列錄的寺觀園林及御園、私園的建築資料中，可見到亭子的出現最多。

此外，在官造公園、御園中，巨形的建築結構也頗為常見（參上文資料及下面引例）如堂、樓、閣、廈、觀等。這類建築的形制多半較複雜、龐大，所以多半出現在官造、御造等財力、人力雄厚的園林裡。當然，作為公共園林，這些建築形制也較符合廣大群眾的遊園需求。

在建築風格方面，西湖較著名而為遊人熱門休憩的建築有許多宏偉高麗者，如前一部分介紹的官造公園，其中的豐樂樓瑰麗宏特，高切雲漢；湖山堂是棟宇雄傑，面勢端閎；江湖偉觀則是廣廈危欄，顯敞虛曠。這大約是因其為遊客自由休止的公共場地，須有較大容量的空間，也因其為官造公園的主體，成為可賞的景觀內容之故。然而個別園林也多有這一類壯

註三五：三詩見處同註三二。

麗的建築，如：

真珠園 內有高寒堂，極華麗。（《都城紀勝·園苑》）

慶樂園 內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堂宇宏麗。（《夢梁錄·卷十九園圃》）

裡湖 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堂危榭。（同上卷十二西湖）

勝景園 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

集芳園 飛樓層臺，涼堂燠館，華邃精妙。（同上卷八北山勝蹟）

及中興以來，衣冠之集，舟車之舍，民物阜繁，宮室鉅麗，尤非昔比。（《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西湖》）

高、危、飛、傑、虛、廣、層等字都顯現出亭榭樓館等建築物在體積上所具有的宏壯高廣的特質。而華麗、工巧無二、畫、精妙等字則說明其建築具有精雕細琢的巧致特質。而十樣則表示這種宏壯精巧的建築之多。這都呈現出其人為的色彩十分強烈，表現了高官權貴的園林特色，也表現了南宋京城一帶衣冠駢集、民物殷富故而奢麗豪華的風貌。

(二)地勢與觀景上的特色

在地勢與觀景上，西湖的建築多居高臨湖或緊臨湖岸以擁有盡納萬景的優勢。如《夢梁錄·卷十九園圃》中直接說明「杭州苑圃俯瞰西湖，高挹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既然苑圃本身是俯瞰西湖的，那麼其中的臺榭亭館自然也就多俯瞰西湖。這樣的地勢與取景才能充分享有湖光山色。而在俯瞰湖景的地勢中，又有一些絕佳的點與角度是大家爭取的，結果還是官造公園最能得其便，如豐樂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同上）。其地點面勢恰是西湖美景會集可一目了然的點，故而見得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所以建築物所在的地勢對其所能觀賞的景色影響至鉅。有好的地點，便能適切地收納好的視野與景致，因此湖山堂能夠「邇延遠挹，盡納萬景」（同上）；江湖偉觀能夠「外江內湖，一覽在目」（同上）；而有美堂能夠「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西湖志纂·卷十一藝文·歐陽修有美堂記》）。此外在建築物的取名上，如雲洞有堂曰「萬景天全」（《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六園亭》），這樣的稱號更直接地說明宋人在西湖的建築物上

所強烈追求的觀景與美化景致的效用，以及其在建築上所表現的審美趣味。

(三)園林化的特色

與文人園林所追求的意趣相同的，西湖的建築也注意到園林化、自然化的經營。如：

寺藏修竹不知門（蘇軾〈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其二）

寺在湖心更柳中（楊萬里〈晚至西湖惠照寺石橋上〉）

青山斷處塔層層（蘇軾〈望海樓〉其三）（註三六）

香月亭，亭側山椒環植。（《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孤山涼）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以備游幸。（《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紀遺》）

（水月園）中有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萬柳。（同上卷八十六園亭）

這裡顯現的許多建築物多隱身在花木深處，有的是全部藏掩在修竹森叢裡面，有的是若隱若現地掩映在垂柳背後，有的則是半隱於青山交疊斷處的谷凹中，嵌空露出上半部的數層塔頂。這大約是先有花木地勢的考察之後，再選擇能遮翳建築體的地點與面向，而後才營造建築物的。至於像香月亭側環植山椒。涼堂下植梅數百或水月亭前列萬柳等，則是先有建築而後栽植花木以局部遮蔽。然而不論程序如何，其表現的造園觀念則是相同的，那就是希望建築物本身不要完全呈露在遊人的視線中，那會使園林景物變得堅硬且人爲的痕跡過於明顯，故將其隱藏在花木山林之中，與大自然的景物交融在一起，不但建築本身得到柔化而具有生命感，而且可與整個園林的景色和諧統一。這就是建築園林化、自然化所追求的天人渾和統一的情境與意趣。

(五)專用功能化的特色

西湖建築中頗有一些專爲某種遊憩功能而造設者，如有些亭子專爲欣賞某種花木而建造：

註三六：三詩見處同註三二。

梅莊園 又有澄綠堂、水閣、梅坡、芙蓉堆及四時花木各有亭。（《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六園亭》）

雲洞 桂亭曰芳所，荷亭曰天機，雲錦皆號勝處。（同上）

梅花莊裡為四時的花木各設有亭，則這些亭子是專為欣賞某種花木而設的，是其專用功能性至為明顯。雲洞也是如此，有芳所專為賞桂，有天機專為賞荷。又如賈似道的後樂園中「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梅棠、玉樂（自注：瓊花茶藤）」（《齊東野語》）（註三七）。也同樣是為特種花木奇石的欣賞而建造的。這除了是建築園林化、自然化的展現外，同時也因為花木有極為規律而明顯的季節性，致使這些亭子的功能發揮也具有了季節的遞嬗特色，使人為的建築也具有了時間的內容。

此外在休憩的提供上，也有建築物具專用的功能性，那就是避暑納涼的作用：

自誇清暑堂中景（趙抃〈清暑堂〉）（註三八）

涼亭燠館，華邃精妙。（《西湖遊覽志·卷八北山勝蹟·集芳園》）

裡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堂危榭。（《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此外尚有上引孤山涼堂等。清暑與涼，最基本的是為遊人提供一個適愜暢爽的賞景與休憩場所，同時也為遊人清心滌垢、澄明思慮以達身心的清明靈淨提供最適宜便利且具引導作用的客觀物境。因此這樣的建築對遊園活動而言是一種心靈薰化沐浴的暗示與引導。可以想見的，這一類建築必然在形制上追求通透虛空且簡素的風貌，以完成清涼的功用。

(四)詩境的追求

臺榭亭閣在建成之後通常會命名。這些名稱有時是質實表達其景致內容、地理位置或建造因緣、功用或紀念意義等，但有的則在稱取之名中表現出對某些境界的追求或此建築的觀景特色，顯現出造園者對景觀境界的重視與營造用心，如三賢堂左近有晴光雨色堂、月香水影堂，水月園有水月堂，真珠園有高寒堂，南山一帶有虛白亭等（具見《咸淳臨安志》）。這些有的是點出從建築觀景時所得的意境，往往顯現景觀意境的優美有情味；有的則是遊

註三七：商務版 頁72。

註三八：見同註三二。

人心境的暗示與帶領。而無論何者，其名稱能留給人很多神思遐想的空間，呈現十分深遠幽渺的意境。

有的建築更直接在名稱的命取上表達出對詩歌意境的追求。如：

（水樂洞）以所得子瞻真蹟刻置其上，又取詩語名其亭，若堂曰聲在，曰愛此，曰留照，曰獨喜……（《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

（勝景園）乃悉取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閒，御翰也。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同上）

橋口舊有宋時總宜園，取蘇詩淡妝濃抹總相宜之意。（《西湖志纂·卷三斷橋》）

這裡建物的名稱所含蘊的詩境並非由名稱中所截取的兩三個字來顯現，而是透過這兩三字帶領遊者進入名稱出處的整首詩或整句詩所詠歎的情境來領受此建築物觀景中的詩境。這就使遊西湖及個別園林的活動不僅是感官性的賞景，更還進入心神性的賞景層次。

四、空間布局

在整體的空間布局上，西湖與其個別園林也同樣具有中國園林所注重的特色，那就是空間的通透性與幽邃性兩兼，以及由對景的連繫所達的整體性追求。

首先在空間的通透性方面，就是將空間的分隔與邊界線予以消泯。如前兩節所謂，由於花木的適當栽植與安排，使得千萬株柳樹將綿長的隄岸與湖岸遮斷了。岸，是陸與水的分隔界線，岸線的袒露便是水景與陸景的截然分斷了，在空間上便各不相通，在視覺心理的作用下，園林空間將隨之變小。而今花木將分界線遮掩了，使得園林空間互通氣息，渾然一體，在視覺心理作用下，產生增擴甚至無限的感覺。

又如建築體隱映在花木山谷之間，也是相似的原理。尤其亭臺等園林建築，其形制多半簡單而通透，少有四面皆為牆壁所密封固定的，這使得建築內與外產生十分緊密的連繫關係，空間通透虛明，氣韻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可一氣呵成，具有一體感。而西湖的亭子涼堂一類最顯空透的建築數量眾多，很能顯現這種空間的通透一體性。

其次在幽邃性的追求上。西湖的園林也極力營設。如前述的建築物掩映在花木山谷之間，便也是幽邃的表現手法，讓人無法一目了然地看清底蘊，那就幽邃有餘韻了。被掩蔽的

部分是個深窈不可測的幻想所在。

而在動線的設造上，多借取曲折之法。如：

花徑曲折，亭榭參差。（《咸淳臨安製·卷三十二西湖·豐樂樓》）

一徑縈紆，花竹薇翳。（同上先賢堂）

旁爲梯雲嶺，石磴峻絕。（《武林梵志·卷三頭陀庵》）

（後樂園）架廊疊磴，幽渺逶迤。（《齊東野語》）

（水樂洞）又即山之左麓關犖确爲徑而上，亭其三山之顛。（《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

花徑曲折，一徑縈紆，這是遊人玩賞時所走的路線，經過這曲折的引動，園林可賞可遊的空間與景色彷彿便增加了很多。而且因爲曲折時，遊人視線也隨之轉動，同一景物便因被觀見的角度不同而展現不同的面貌與姿態情韻，因而增加了許多趣味。再者，在曲轉之前，有許多景物是未露面的，就在那一轉彎的剎那才呈露出來，這不僅在遊觀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意外的驚喜和戲劇性趣味，而且在未轉彎之前那種欲探究竟的心情和不可預知的景色所具有的無窮可能性，便產生幽深之美與不盡的韻味。

而峻絕的石磴幽渺逶迤，在犖确的山巖之間崎嶇攀升，這樣的遊走動線，其趣味也和紆曲花徑相似，但更還增加沉寂神祕、遠隔塵世的氣氛，其情境更加特殊。

空間的通透與幽邃，兩者看似相矛盾，實則可以有適切的協調。以西湖的建築爲例，便常常在空間上展現通透與深邃兩兼的特性。如：

（先賢堂）祠雖濱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竹薇翳。（《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西湖》）！

（三賢堂）前挹平湖，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同上）

（勝景園）飛觀傑閣，虛堂廣廈，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於無窮。（《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

先賢堂濱湖而立，則其視界必然開闊，可以吸納西湖一碧萬頃與千山環繞的廣遠景象，但遊觀者一入大門則先看到一徑縈紆、花竹薇翳，而先賢堂本身則隱蔽在不可知的地方，產生了幽邃深寂之感。而三賢堂說得更明白，前挹平湖故而清曠，視界開展；背負長岡故而內部幽

渺深邃。勝景園亦然，登上其虛堂廣廈向外觀覽則能高明顯敞，一覽在目而無遺；而向內入堂遊走時則窈窕深邃，疑於無窮。所以後樂園被讚譽為「幽暢咸極」，幽與暢並置而用一個咸字總括起來，便是空間通透與幽邃兩兼的最簡要的說明。

而事實上從這兩種空間趣味所追求的目的來看，都同樣是要使園林空間增大，且無窮地增大：通透性讓分隔的界線泯化掉，在渾化一體感中，在不斷借納景物時，空間便向外延伸了。而幽邃性使動線在曲折中增長，景物的面向增多，空間也就擴大了。所以兩者都不外是使園林有限的空間得到無限的伸展，而景物也隨之豐富多變。

空間的增擴容易產生散漫之弊，但西湖這個巨型公園裡的空間卻沒有這樣的問題。首先外山內湖的地形很自然地就有向內凝聚的力量，無渙散之虞。其次是其景物之間有著強烈的連繫，其中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對景關係的產生，如：

（先賢堂）亭相望五六，來者繇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憩流芳而後至祠下。（《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西湖》）

（水樂洞）洞中泉自愛此引貫其下，入漱石，匯于聲在，達于玉淵。（《西湖遊覽志·卷三南山勝蹟》）

此外尚有前引的佛宮高下裹巖扁、古寺西東、樓臺上下等景象。這樣就上下相望，左右映帶。而兩兩相望的景物之間便產生呼應，也就產生情意，彼此之間便緊緊連繫起來了。同時在一群建築體或景點中，由小徑的縈紆或由泉水的引貫帶領遊客一座座亭子遊憩、一個個景點賞遍，這也就等於是把散落不同地點的景觀連繫起來，使整個西湖各景結合成一個有機的生命。

所以西湖園林的空間，向內是無限深窈幽邃，向外是敞曠延展，而整體又是緊密結合。總地說，其空間是深具無限性又凝聚成一體的有機生命。

五、富於時間內容的景致

西湖風景最大的特色在於隨著季節與時間的遞嬗，其景色也有很大的變化。首先在季節的更迭上，西湖展現了明顯而截然不同的風景面貌。如：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湖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

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蘇軾〈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註三九）

春則花柳爭妍，夏則荷榴競放，秋則桂子飄香，冬則梅花破玉，瑞雪飛瑤。四時之景不同而賞心樂事者亦無窮矣。（《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且湖山之景四時無窮，雖有畫工，莫能摹寫。（同上）

杭州苑圃俯瞰西湖，高挹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同上卷十九園囿）

蘇軾說西湖春天到處是垂柳與新蒲，夏天湖水上漲深幽浩渺，秋天是落葉飄零芙蓉枯索，冬天則雪花紛飛雲堆迫地，一片昏暗。而吳自牧印象中較注意的是春天花柳鮮發妍麗，夏天有荷花榴花競放耀眼，秋天到處飄散著桂花香，冬天則有梅花瑞雪的一片潔白清芬。無論如何，四季的遞嬗使西湖的景色有明顯的變化，而展現不同的風格。或者有人說，中國的四季風光本來就是這些變化，上述者並無特殊之處。然則因其為巨型公園，廣大的山光水色與花木，其所呈現出來的季節變化特別大且給人遍地皆是季節景致之強烈感受，所以四時皆有可觀者。此外人為的營設也配合著季節時間的變遷，如慶樂園的堂宇宏麗，野店村莊「裝點時景，觀者不倦」（《夢梁錄·卷十九園囿》）。這裡有人工的裝設點綴來加強其景色的時間性與季節性，那麼其景觀所具之時間內容便更豐富了，所以令人目不暇給而觀者不厭倦。因其景色「四時無窮」，因此觀遊者也隨之有不同的賞心樂事而樂亦無窮矣。總之，西湖的景色與觀景活動是明顯地含有時間的特性以致於內容豐富多樣。

另一個時間內容來自於白晝的遊人如織而午后至黑夜的岑寂，使湖面的畫舫歌舞景象有著大起大落的變化。（詳下）

西湖另一個更具特色的時間性景致就是煙雲的迅速變幻。宋人描繪西湖景色時，往往令人對其煙雲瀰漫的景致印象深刻。如：

綠漲連雲翠拂空（辛棄疾〈與客遊西湖·小重山〉）

蒼山半帶寒雲重（林逋〈秋日湖西晚歸舟中書事〉）

山雲常與水雲平（蔡襄〈經林逋舊居〉其二）

註三九：見同註三二。

雲連合抱前村樹（葛天民〈西湖泛舟〉）

山邊花霧曉氤氳（參寥子〈清明日湖上呈秦少章主簿〉）

晚煙深處蒲牢響（王洧〈南屏晚鐘〉）

春雲漠漠雨疏疏，小艇衝煙入畫圖。（武衍〈正元二日與菊莊湯伯起歸隱陳鴻甫泛舟湖上〉）（註四〇）

大約因為三面環山一面向城，致使中央這一潭巨型的湖水的水氣蒸散不易，所以水面時常瀰漫著煙霧甚或是凝聚成更厚的雲團，到了綠水幾乎與雲相連的地步。而周圍的山群也與一般的山峰一樣常有雲嵐縈繞，所以見到蒼山半帶寒雲重的景象。而山雲水雲在陰雨天裡往往連成一氣，而讓人有山雲常與水雲平的感覺。在水氣較薄的時候則煙霧輕罩，尤其早晚日升與日落產生氣溫的變化，往往可見煙霧氤氳、煙水茫茫的景象，使西湖沉浸在一片迷濛幽渺而空寂的深美中。

在這「雲水國中」（楊萬里〈沉虞卿秘監招遊西湖〉），煙雲景色最具奇特性的莫過於其隨時間而迅速變化的面貌，使人產生驚奇莫測的詭譎感受。如：

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楊萬里·同上）

易晴易雨，看南峰淡日北風雲。（周密〈兩峰插雲·木蘭花慢〉）

去住雲情渾不定，陰晴天色故相欺。（周紫芝〈湖上戲題〉）

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水光潑灑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註四一）

晚晴曉雨如翻手，有底虧儂不好來。（楊誠齋〈寒食雨中同舍約遊天竺十二絕呈陸務觀〉）（註四二）

在晴日與陰雲之間常常是頃刻就翻臉了，有時候甚至在同一個時刻裡南高峰晴日而北高峰卻是陰雲，這就是地形的起伏多樣所導致的易雨易晴的特色。所以周紫芝忍不住半嗔地數落雲情是善變而猶疑的，竟故意欺弄遊人，將陰而忽晴，欲晴而忽陰，其變易之快猶如翻手一般。而蘇軾則認為陰景晴景皆各有其美。但是無論如何，這變幻莫測的景象之本身使西湖景

註四〇：以上除第五例見《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七紀遺》之外，餘五詩均見同三二。

註四一：以上五詩均見同三二。

註四二：見《咸淳臨安志·卷八十寺觀》。

色隨時間而迅速變動，其景致的時間內容之豐富實難以計量。

六、聽覺景致的豐富

西湖有深山有平湖，乃為自然生成的大公園。所以在此聽到大自然的種種天籟。如梁詩正等介紹冷泉猿嘯時，追述飛來峰在六朝時僧智嘗畜猿山中，故有呼猿洞一景，可時時聽聞猿之嘯聲。（《西湖志纂·卷一》）既為嘯聲，其聲必然迴盪遠傳；既為猿嘯，則迴盪的必然多淒涼悲傷之音。故周密在〈兩峰插雲·木蘭花慢〉中有「舞鶯啼猿」之歌詠，而毛寶文的〈冷泉亭〉詩說：「試尋櫓響驚時變，卻聽猿啼與舊同。」（《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二城南諸山》）陳允平對此感興地說：「鶯嶺猿啼，喚人吟思起。」（〈南屏晚鐘·齊天樂〉）在南屏山仍可聽見北高峰鶯嶺上的猿啼聲，可見其傳聲之遠，而空間的遠隔將可使猿啼聲更顯悲涼感。此外尚有「如簧巧囀」的鶯啼（王洧〈柳浪聞鶯〉）與鳩語（陸游〈與兒輩泛舟遊西湖一日間陰晴屢易〉），其聲音則展現的是輕鬆活潑愉悅快樂的氣氛。而像曾蘭墅〈西湖夜景〉所述的「一湖春月萬蛙聲」（《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以及蘇軾〈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所描繪的「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咸淳臨安志·卷九十六紀遺》），則由繁碎的蛙聲反襯出西湖夜晚的寂靜。此外尚有浙「江上潮音曉暮聞」（趙抃〈消暑堂〉）（註四三）的錢塘潮澎湃震耳的怒音，在經過一小段水程與山群的迴響之後，變得規律而有些靜默。

不管是悲涼的猿嘯、悅樂的鶯鳩語唱或是碎亂的蛙鳴、寂遠的潮音，都是大自然的天籟，原始質樸而與自然融為一體，並不特別讓人感受到它的突兀。在西湖比較具特異性而能突顯在自然景物之上的聲音則是來自於人為的音響內容。首先，在白天，我們會聽到喧雜的玩樂之聲，熱鬧非凡。如：

畫橈鼙鼓聒清眠（蘇軾〈次韻劉景文寒食同遊西湖〉）

羌笛弄晴，菱歌夜泛……乘醉聽歌鼓，吟賞煙霞。（柳永〈錢塘形勝·望海潮〉）

一曲誰橫笛（林逋〈北山寫望〉）

註四三：以上引詩未見出處者均見同三二。

詞源灑灑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蘇軾〈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鞞鞞鼓聲踴場邊，鞦韆一蹴如登仙。（陸游〈西湖春遊〉）（註四四）

在遊人如織的湖面上（尤其春天），到處都可以聽到鼓聲，那是節奏明朗輕快而傳播廣遠的聲音，那是船上歌舞娛樂用的歌鼓，往往終日不絕。加以簫笛齊鳴或是歌女的唱聲，以致於聒擾了局外人的清眠。這樣的聲音呈現的是一片熱鬧昇平而人文突顯的景象。

此外尚有鼓聲是來自陸地上各種遊藝表演或競賽，其聲必然震天轟耳，配合著的當是群眾么喝歡呼或鼓掌喝采的聲音，應是高潮迭起、歡騰鼎沸的場面。這些都是西湖的人為聲音，其所喚起的視覺轉換形象該是喧騰光鮮的人群正津津有味、笑意濃厚地在湖光山色中嬉遊享樂，形成一幅姿采豐富、昂揚鼎沸的景致。西湖的景色彷彿在這些熱鬧的聲音襯配之下退為背景了。

然而這樣喧騰的景象正如其聲音特質是驟起驟落的。陳允平〈南屏晚鐘·齊天樂〉仔細地記述其起落：「戲鼓纔停，漁榔乍歇，一片芙蓉秋水。畫橈催艤，漁板敲殘，數聲初入萬松裡。」（《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從戲鼓到漁板疏殘，到一片芙蓉秋水以致萬松裡，由熱鬧到稀落到靜謐到幽寂，情境的轉變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姜白石〈湖上寓居〉就感歎地吟詠道：「遊人去後無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那是多麼清寂寒涼的一分孤獨。

西湖的空寂不只表現在幾聲疏殘的漁板或是默然無言，它還經由一種人文的聲音襯顯得更深更遠，那就是寺院的鐘鼓：

孤山落日趁疏鐘（王洧〈蘇隄春曉〉）

樓臺高下自鳴鐘（葛天民〈西湖泛舟〉）

為傳鐘鼓到西興（蘇軾〈望海樓〉）

長嫌鐘鼓聒湖山（蘇軾〈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其二）（註四五）

（永明院）寺鐘一鳴，山谷皆應，逾時方息。蓋茲山隆起，中多巖壑，嵌空瓏靈，傳聲獨遠，故稱南屏晚鐘。（《西湖志纂·卷一南屏晚鐘》）

註四四：以上均見同三二。

註四五：同上。

單聽一座寺院的鐘鼓，在每一聲響之間持續著的是深沉而悠渺的迴盪，所以王洧聽到的是舒緩從容的鐘聲。但是西湖有三百六十寺，所有的寺院在相近的做早晚課或用膳及其他的時間裡敲擊鐘鼓，將會予人不絕綿綿的感覺。因為在湖上看不到敲擊者，所以葛天民覺得是錯落的寺院樓臺自己自然地鳴響起來。這時其他的聲音都消退在靜默中，整個西湖只聽見遠近高下互相呼應的鐘聲，這相應相答的鐘聲傳遞向遠方的蒼穹，無限莊嚴悠遠又無限空寂。然而東坡對於這些延續迴盪的鐘聲有時候會以旁觀的立場譏嘲其為聒噪，其詩之意乃是要讚揚水陸寺的岑寂，但也間接說明西湖時常縈盪著梵鐘寺鼓。而在南屏山特殊地形作用下，其鐘聲傳送獨遠，逾時方息，則又是一個特殊的聲音景致。

這是西湖景致中的一大特色。

七、西湖十景略說

西湖景致中最著名的大約就是十景。時至今日仍沿用這個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審美結論。十景在今天仍然是標舉西湖風光的典型代表。這十景的評賞與概括性的論定早在宋代便已完成了。宋祝穆在《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中記載：「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曲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這裡只說是好事者的題名，至於好事者為何人，則並未言明。但是宋吳自牧在《夢粱錄·卷十二西湖》裡則追憶道：

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麴院荷風、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岸聞鶯、花港觀魚、雷峰落照、兩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

兩人所錄的十景除順序與曲院一景之外，並無差別。但是吳自牧則比較具體地指出十景的概括是出自畫家們。南宋在西湖附近設有畫院（註四六），畫工終日置身湖山美景中，以便其觀察湖光山色，以利其摹寫山水。鎮日終年的觀察，其對西湖的了解應是入微的，應是較一般遊樂的人更真切而全面。因此其所歸結出來最奇勝的十景當是深具代表性，真有其奇勝絕妙之所在。但是祝穆稱其為十「題」，也有可能是畫院取士或訓練的題目。然而這仍然還是

註四六：姚瀛艇《宋代文化史》頁四四三：「南宋畫院設於杭州東城新開門外之富景園，畫家們或在臨安北山或在西湖風景佳麗之地從事畫作，創造了西湖十景等大批優秀作品。」

出自畫者的專業眼光與長期觀察的結果。

以下茲依據《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七紀遺》中所錄的王洙〈湖山十景〉詩，並參考《西湖遊覽志·卷一》的介紹，簡略說明十景的概況如下：（註四七）

- 蘇隄春曉** 以南北貫連而偏西的長隄爲主體，其上夾植花柳。春時遠望一片煙柳遮岸，鶯鳴鳩語斷讀其間。遊人往往在落月疏鐘的清晨，泛舟於柳蔭之下，賞春景，聞鳥音。
- 斷橋殘雪** 斷橋爲白沙隄第一橋，隔開前後兩湖，爲通往孤山必經要道。橋上有望湖亭。在春雪未消之時，積雪如玉，晶瑩耀目。
- 雷峰落照** 雷峰乃南屏山支麓。在黃昏時落日映照，滿峰的紅光奇彩。其上有著名的雷峰塔，尤以塔影與落照相映最美。
- 曲院風荷** 取金沙澗水造麴以釀酒。因金沙澗水聚集成池，中多荷花，隨風散播陣陣芳香與搖曳的姿態。
- 平湖秋月** 秋水清澄，秋月皎潔，水月相照在闌黑靜寂的秋夜中，恬靜而虛明。有絕世超塵之感。
- 柳浪聞鶯** 在豐豫門外的沿隄皆植柳樹，柳條隨風款擺形成起浮不定的波浪。其上常有鶯禽啼鳴。
- 花港觀魚** 在蘇隄第三橋與西岸第四橋斜對之間的一片水名曰花港。靠西岸的花家山下有盧允升別墅，鑿池引湖水而畜奇魚數十種。觀者倚欄投餌觀魚戲，並賞其奇特之形色。

註四七：茲將王洙的〈湖山十景〉詩錄於下：

蘇隄春曉 孤山落月趁疏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飛上五雲東。
斷橋殘雪 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待伴痕邊分草色，鶴驚碎玉啄蘭干。
雷峰落照 塔影初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甘園。南山遊遍分歸路，半入錢唐半暗門。
曲院風荷 避暑人歸自冷泉，步頭雲錦晚涼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橋旋買船。
平湖秋月 萬頃寒光一席鋪，冰輪行處片雲無。鶯峰遙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
柳浪聞鶯 如簧巧囀最高枝，苑樹青歸萬縷絲。玉輦不來春又老，聲聲許與落花知。
花港觀魚 斷汊惟餘舊姓甘，倚欄投餌說當年。沙鷗曾見園興廢，近日游人又玉泉。
南屏晚鐘 疎水崖邊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晚煙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
三潭印月 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澗水接天。橫玉叫雲何處起，波心鶯覺老龍眠。
雨峰插雲 浮圖對立曉崔巍，積翠浮空霽靄迷。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煙低。

- 南屏晚鐘 南屏山慧日峰下永明院，因山勢隆起嵌空，巖壑多變，故寺鐘一鳴，傳聲獨遠，逾時方息。因其為聲音景致，故遊者少親至此山觀聽，而是就湖中遠聞其音之餘杳迴盪。
- 三潭印月 舊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浮屠以鎮之。又傳三塔是蘇軾所立，蓋因其浚湖，為防菱草埋覆，乃立塔以為標記，禁止侵植其內。塔影如瓶，浮漾水中，月光映潭，常影分為三。常有遊船為觀印月之景而泊宿三塔之旁。
- 兩峰插雲 兩峰指西岸的南高峰與北高峰遥遥相望。山腰常有奇雲繚繞，唯峰頂露峙，高出雲表，猶如插立雲間，顯得山高近天，雲低近人間。而煙雲的多變化，常使兩峰之間的氣候與景色有迥然不同的差異，形成南峰淡日北峰雲的奇異景象。

（未完下期刊登）